

...e, 7 búa criada por
o, por nome Louren
as Alcantares, 7 hum
ico, 7 bñ Clerigo.
ay 7 amay donos
iz o Bay.
ente feito
entrão
em nob
molher



葡語作家叢書



英國人

儒里奧

· 旭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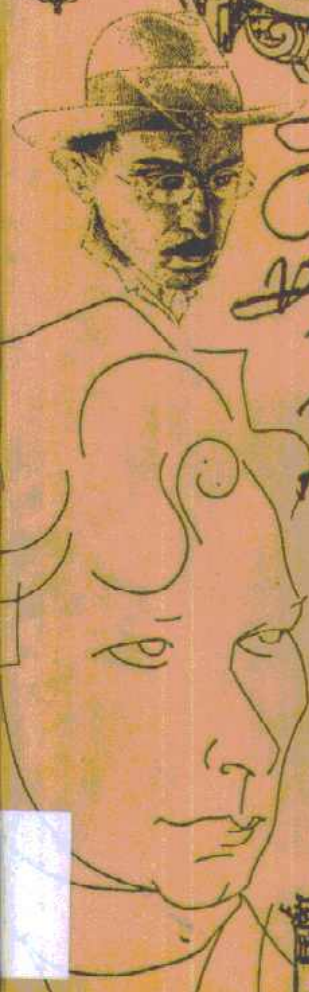
翻譯：李寶鈞
陳鳳書

澳門文化司與花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18

文學系列

之家



Título: Uma Família Inglesa

書名：英國人之家

Autor: Júlio Dinis

作者：儒里奧·迪尼斯

Edição: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e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出版：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

Colecção: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vol. 18

類別：《葡語作家叢書》文學系列之十八

Coordenação: Ana Paula Laborinho

統籌：林寶娜

Tradução para Chinês: Cheng Feng Wu e Li Bao Jun

中文翻譯：陳鳳吾·李寶鈞

Apresentação crítica: Helena Carvalhão Buescu

評介：埃雷娜·布埃斯古

Capa: Victor Marreiros

封面設計：馬偉達

Fotocomposição, montagem e impressão: Editora Montanha das Flores

植字、排版及印刷：花山文藝出版社／河北新華印刷一廠

Tiragem: 10 000 exemplares

發行數量：10,000 冊

1.ª Edição: Macau/Shijiazhuang (Hebei, China, 1997)

第一版：澳門／石家莊（中國·河北省，1997）

ISBN:972-35-0239-9

葡語作家叢書

英國人之家

儒里奧·迪尼斯 著

陳鳳吾 譯

李寶鈞

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石家莊市北馬路 45 號）

河北新華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50×1168 毫米 1/32 16.25 印張 403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0

ISBN 7-80611-419-X/I·408

英國人之家



1 前言之類——向讀者 介紹一位人物

當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的時候，在僑居波爾圖的維多利亞女王的臣民中，沒有誰能像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那樣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恭維，而且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具有純粹的、真正的英國人的氣質。

全城都知道，那是一位精明的富商和經營奇纔，其建立在久經考驗的、堅如磐石的基礎上的信譽，在歐洲和美洲的主要市場上，特別是在大不列顛的廣大商業界是名聞遐邇的。

在“英格蘭銀行”以及倫敦和倫敦西區的一些儲備銀行或私人銀行家的簿記上，可以成功地找到這一蒸蒸日上的信譽的證明文件。

理查德先生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即使是在崎嶇的小道上孤身拼搏時，他也能作到鎮定自若，面不改色，表現出堅韌不拔、孜孜以求的精神。

有時，他會冒險地把資本投於開辦新的公司，創建新的商業門類，幫助新出現的工業，以樹立成功的榜樣，讓後來的曠達之士有章可循，獲得可靠的利潤。考慮到人類的前途，這一作法可以免除不少人在苦思冥想的魔爪中痛苦掙紮——長時間的權衡利弊能夠毒害人們的思想。

在同實際生活中的險阻抗爭中，理查德先生養成了很高的精神素質，誠如斯太恩^①說的那樣：“在逆境中堅韌不拔，在順境中持之以恆。”

我們這位商人還有另一種值得稱道的精神——面對長時間的痛苦折磨也能無動於衷，或者更確切地說，任何喜怒哀樂都不形於色。

從外表判斷，可以說一層厚厚的斯多亞精神^②使其心變硬了，所以他能擺脫任何刺激的影響——人的這部分內臟對無數的同情是習慣於感到痛苦的。

在這個世界上，基督時代的赫拉克里托們^③以其“淚谷”贏得了悲天憐人的美稱。但對理查德先生來說，可能的

① 勞倫斯·斯太恩（1713—1768），英國作家。

② 斯多亞精神或斯多亞主義，古希臘哲學家席西奧所創立的哲學流派，認為人不應為感情和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所動，主張堅忍、禁欲和虛無恬淡。

③ 赫拉克里托（前 540—前 480），古希臘哲學家，認為火是組成物質的基本元素。

成功或已發生的災難都無力改變他的容顏，甚至不能使那容光煥發的面孔失去一點紅潤——如果用科學的語言來說，就是失去“血色”。對他志得意滿的樣子，人們更是嫉妬不已。

大西洋的浪潮每天都嚮我們的海岸拋來英國人。在他們當中，想來這種現象也許是很平常的。

對南歐的詩人和作家們來說，每一個這樣的英國人都無異於一種無聲的抗議。

這些詩人和作家總是固執地認為，我們具有快活的心靈並流露於面部是和我們萬里晴空、明媚燦爛的陽光以及半島蒼穹上皎潔如洗的月光分不開的。而英國卻沒有這一切，比如倫敦，“大霧瀰漫，難得撥雲見天。”在他們的想像中，英國人總是為乖戾的脾氣所迫，時時刻刻都可能從地下的礦井中鑽出來的英國盟友們的臉色，似乎應該是陰鬱的、灰暗的。

他們不僅大錯特錯，而且還試圖蒙騙我們呢！

這要不是一種錯覺，要不就是懷有惡意。海峽那邊的人們臉上那種抹不去的、明顯的福瑞之像，對此早已鳴冤叫屈了。這些人走在我們中間，渾身似乎籠罩着一種厚厚的歡快氣氛，對這個世界、對人們，尤其對他們自己顯得都十分自滿自足。

所以英國小說家詹姆斯竟敢在他的一部小說的開首篇中寫下這樣的讚嘆：“歡快的英格蘭！啊，歡快的英格蘭！”

為什麼不可以稱英格蘭為歡快的呢？毫無根據地硬說英國人憂鬱的說法是怎麼傳開的呢？

為了不給它一個更壞的名字，姑且稱之為“濫用”罷！對此，誰也提不出更充分的哲學標準來。

**** 簡語作家叢書**

公正的讀者，請看看英國僑團中任何一位罷（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就屬於這一僑團）！你將會看到，不僅在文明和工業尚未摧毀英國那茂密的森林的時候，上述小說中的那句歡快的歌詞——“歡快的英格蘭！啊，歡快的英格蘭！”——已為他們的英雄羅賓漢^①所吟唱，就是現代的、具有輕鬆快樂民族個性的英國人，仍在大霧和工廠的烟雲彌漫中歌唱呢！

我一慣相信，即使“壞脾氣”是大不列顛的地方病，但它並不像很多人想像的那樣完全統治了倫敦的天地。

德賴登^②說，英國的喜劇對全世界的喜劇來說，具有無可爭辯的優勢。

想知道英國喜劇的這種優勢歸功於什麼嗎？氣候，就是那種許多人指責為滋生自疑癥和自殺癥的同一種氣候。

這些人解釋說，英國的變幻無常的氣候適宜於培養這些特殊的、古怪的性格，是大不列顛喜劇精神的寶貴的、取之不盡的滋養品。歡快精神和這個強大的王國是相得益彰的。

拜倫筆下的堂·璜和莎士比亞筆下的福斯泰夫^③也許比一些性格憂鬱的英國人更像英國人。

理查德先生是《泰晤士報》的忠誠讀者、法國的不共戴

① 羅賓·胡德或羅賓漢，英國中世紀傳說中的英雄，他英勇地抵抗了諾曼底人對薩克遜人的入侵。

② 德賴登（1613—1700），英國古典主義作家，作品有政治雜文、喜劇、文學評論等。

③ 拜倫（1788—1824），英國詩人，主要作品有堂·璜（1819），曾參加過希臘反抗土耳其統治的起義。福斯泰夫，莎士比亞劇中的一位肥胖的、快活的滑稽的角色。瓦爾梯曾根據波伊托的詞譜寫成歌劇。

天的敵人。儘管他有某種嚴肅的習性，但卻是英國材料製成的，一點也不摻假。

當他昂首闊步、趾高氣揚地行走時——尊重英國禮儀使他很拘謹，但他的舉止又暴露出這一切不過是裝裝樣子而已。

至於說到體格……，懷特斯頓先生可稱得上是典型的英國人。這些話難道還不是最恰當的描述嗎？

看到這裏，我們中沒有誰會再猶豫，就把這種男性的混雜的性格歸之於大霧的女兒、海洋的女王、會議和布丁以及其它許多東西的故鄉——古老的英格蘭。

這樣，本階級典型人物的所有這些特點，所有這些突出特徵都集中在理查德·懷特斯頓身上了，而且那麼自然純淨，沒有一點瑕疵。

他的皮膚是那種人們熟悉的、幾乎像紅磚一樣的顏色；一雙像青玉一樣的藍眼睛十分突出；黃紅色的頭髮和鬍鬚，簡直像不斷在臉上燃燒的一團火；整齊的、潔白的牙齒像一排鑲上的珍珠；身板挺直，動作靈活，面部總是流露出滿意的樣子。

至於說到衣着，可以說恰如其人，絕對的英國習慣。一件紐克郡或英國西部最好的廠家生產的藍色料子的小禮服；一雙短而窄的皮靴——瘦骨嶙嶙的脛骨穿進去可以產生“氣動活塞”的效果；靴子又高又瘦，好看而不穩固；領帶和坎肩則像國會中爵士們用的那樣雪白；冬天時，穿整套的馬來樹膠做的風雨衣——這種輕便實用的材料代替了中世紀那種不透雨的笨重裝束；這就是這位體面的商人的主要衣着。最後，置於這一切之上的是帽子——那種一成不變的、時髦的

浪潮摧不垮的石堡式的帽子，在怪癖的人潮中，它像不可動搖的堡壘；古典式的帽子使一部份英國人具有了獨一無二的特徵；帽子是著名的英倫三島工業和製造業的象徵，因為它使人聯想到煙囪，他們那種工業城市裏到處聳立的、蔚為壯觀的煙囪。

二十多年來，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一直呼吸着我們南歐芬芳的空氣，喝着英國餐桌上最受鐘愛的波爾圖葡萄酒——這種瓊漿玉液的芳香比我們的空氣更濃，也許由於英國人腦下腺的作用，他卻沒有受到我們這片迷人的土地上的種種魅力的影響，至少其中兩種主要的東西對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未產生任何結果：一是未養成半島的生活習慣，而且恰恰相反，他的英國習性依然如故；另一個就是沒學會尊重葡萄牙語的語法，他時時處處都肆無忌憚地、大言不慚地糟踐我們的語法，嚮最寬容的標準挑戰。

理查德先生證實了《傳說故事》一書作者的斷言：當一個英國人處於絕望情況時，總是求助某種奇怪的語言，像真正的蠻人那樣歪曲它、折磨它、肢解它，總之非要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纔肯善罷甘休。

當懷特斯頓先生講葡萄牙語時，洛巴托和馬杜伊拉的遺體一定會在九泉之下顫抖^①，因為連對最基本的關連詞和性數一致的規律，他都能很冷酷地、漫不經心地、無動於衷地加以踐踏。這種態度，祇有和賽馬俱樂部的成員騎馬從無辜

① 洛巴托（？—1840），葡萄牙語法學家。馬杜勒伊拉（1688—1741），葡萄牙語法學家。

的行人或摔倒的對手身上踏過去的殘忍可以相比。

伊比利亞半島這一隅的音律——拉丁化的語言音律也無法幸免。理查德先生在講我們的語言時，那種語法搭配帶有明顯的大不列顛的印記。如果聽到他的葡語發音，恐怕連維納斯對《葡國魂》^①的吟誦者也會感到失望。

在他的言談話語中流露出一個真正的倫敦公民的自由信念：中庸調和、根深蒂固的立憲主義精神和對他們國家幹預原則的執着。這一切似乎都奇特地延伸到了葡萄牙語的造句章法領域裏。理查德先生有着過份調和的傾嚮，總是力圖使名詞和形容詞的性數相一致——而他對性數絕對地厭惡和認為不可容忍。改變一個盟國的語法結構，就像英國喜歡改變它的憲章一樣。

這種發音和句法結合的效果，對那些耳朵沒有毛病的人來說，有時會產生一種喜劇效應。但他休想逃脫懲罰，他的那些商界同仁的嘴唇上會流露出掩飾不住的狡黠的微笑，從而暫時衝淡了嚴肅的職業氣氛。

在他講母語時，如果有人糾正他某個英文詞的發音——那怕是最有爭議的詞，或是發現在座的人流露出某種嘲笑，他就會暴跳如雷，甚至控制不住地威脅要對膽大妄為者施以高尚的“拳擊手法”。這種“拳擊”從杰克·布朗頓之後，倫敦人簡直視為神聖的藝術並“以狂熱的精神學習，以天纔的技藝加以教練”——那位曾經當過教授，後來成為作家的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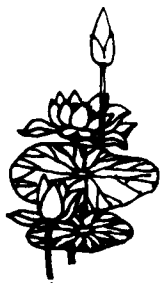
① 《葡國魂》，又譯作《盧濟塔尼亞人之歌》，是葡萄牙大詩人卡蒙斯的長篇敘事詩。

****葡語作家叢書**

原話就是這樣說的。

而對他糟蹋外國語言所招來的嘲笑，理查德先生卻能處之泰然，我不知道他心中是否還有某種自豪和愜意。

英國人之家



2 再介紹兩位人物， 前言結束

懷特斯頓家體面的家長有一雙兒女：一位是溫文爾雅的小姐——她是兩歲時從北方“移栽”到我們這裏的一株含羞草；另一位是比她年輕的、在葡萄牙出生的小夥子。

他們就是詹妮和卡洛斯。

詹妮是這樣一種英國姑娘：亭亭玉立的身段、細白如凝脂的皮膚以及滿頭的金髮，使她們顯得那麼秀逸輕盈，那麼光艷照人，那麼步如蓮花生輝，似乎隨時都會像仙女似地從地上冉冉昇空。

她們嬌嫩得像一隻玲瓏的小銀鹿，觸摸一下就會立刻逃去。北方女人的體形像詩一般玄虛而又有質感。在她們面前，我們這些粗俗的人總有一種無法克

服的拘謹感，擔心出口氣會把她們吹跑，望一眼會把她們灼傷，舉手投足會把她們褻瀆。

一層處女貞潔的祥雲籠罩住她們，使人可望而不可及，任何想入非非都會在她們懷裏窒息而死。

奧西安^① 詩歌中那些貞女的形像，肯定是從像她那樣的美女身上汲取了靈感。姑且不論這些詩歌的作者是誰，行吟詩人確實是把這些貞女比作平原的白雪，把她們的頭髮比作西方的陽光染黃的彩霞。

詹妮溫柔的藍眼睛中沒有那種古道熱腸的激情火焰，也沒有想入非非的閃光，有的卻是一種神秘的、溫柔的、從靈魂深處反射出的光芒。薄薄的、細長的嘴唇不為任何翻滾的思潮所動，而總是帶着微笑——那種親切的、善良的、平靜而又永恒的幸福的笑容。她的乳房總是謹慎地掩藏在樸素而平常的衣服下面，儘管沒有那種使人浮想聯翩的性感的衝動，但是微笑的起伏卻顯示出上帝把一家的命運托付給她的這個女人的平靜心情。她是所有人一生中都夢寐以求的那種賢妻良母、孝悌姊妹型的人物，屢屢肆虐的狂風暴雨無法企及的星星，與人生死與共、分享人間親情的天使。她的眼淚和微笑能使所有人感到滿足和欣慰。看到詹妮，會使人想起那種女人純潔的愛——當丈夫親切地吻她的前額時，她會垂下眼睛，像初次見面那樣滿面羞紅，不好意思地望着由她細心照看的在搖籃中熟睡的嬰兒。

亭亭玉立的身材、優美的行走姿態——不像我們那些貴

① 奧西安 (OSSIAN)，傳說中蘇格蘭三世紀時的行吟詩人。

夫人的搔首弄姿，討人喜歡的白皙的前額、毫無佩飾的美麗的金髮，親切而又略帶傷感的眼神，清脆的聲音，總之，這位英國姑娘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的美感。她具有那種女性的魅力和溫柔，和那種世俗的多愁善感的美女毫不相幹。

看到她，人們會自然而然地感到，對她來說，愛從來不是消遣娛樂，更不是時而歡娛嬉笑時而泪流滿面的隨意行爲。也許這種強烈的激情從來就沒有佔據過她的身心。她像某種植物一樣，一旦破土而出，長出枝葉，開出花朵，就把自己的根深深地紮入生長的泥土裏。

在詹妮身上，“愛人”的概念肯定會使她內心不安——當然這種感情她是極難流露出來的，我們不過是猜想罷了。不過一旦爲人之妻，爲人之母，她也許會慢慢地承擔起這副重擔。即使不可理解，她也會完成這一神聖的演變。

這樣的心靈祇有兩種合乎情理的結果：要麼是天堂般的幸福，要麼是備受痛苦的折磨。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把苦難集於一身、壓倒一切痛苦的流露更使人痛苦的了——有時流露出來或許會好受一些。但詹妮的天空還是晴朗的，生活的流水也是平靜的。

轉瞬即逝的、不易察覺的嘴唇的翕動、微微皺起眉頭——如果這不是錯覺的話，以及那雙清澈的藍眼睛中的陰鬱眼光，是她堅強理智中少有鬭爭的惟一迹象。鬭爭的結果，總是理智戰勝各種女性的衝動。

但是這種薄薄的烟雲是極少出現的，而且常常是稍縱即逝。

她心中幾乎總有一種溫和寧靜，這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得

出來。

由此並不能說她的性格是冷酷的、麻木不仁的。使我們震驚的情感的熾烈火光，對她來說僅僅能引起輕微的感奮。

太陽的熱雖然不像人爲點燃的、吞沒森林和城市的大火那樣熾熱，難道說它不強烈、不應受到讚美嗎？一種熱能使草原披上綠色、使枝頭開滿鮮花並普照大地；而另一種熱則使植物燃燒，而且它那致命的光也照不多遠。究竟哪一種更強大，更有力呢？

在詹妮身上，心中的情誼像供在上帝前的聖燈的光焰，能夠照亮整個教堂，看到它就會使人想到天上的東西。

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把一切都神聖化了；激情助長了惡習，祇有真正的衝動纔能使他們產生崇高的品德。

在凡夫俗子手中的，用以花天酒地飲宴的酒杯，如果放在聖壇上，將會變成莊嚴的宗教的神聖象徵。

上帝也會降臨到許多人的心靈中，使他們的原始感情變爲自己配享的祭獻。

而卡洛斯在許多方面則完全不同於他的姐姐。

他身上流着英國人的血，但氣質卻是南歐人的。他在葡萄牙第一次看到人間的陽光，在那裏渡過了童年，感受過少年時的最初激情和內心的覺醒。他的性格明顯地帶有這一烙印，從某種角度上講，他是具有雙重國籍的人。

他從半島獲得了熱情奔放、富於想像、粗曠豪放——對此他極少克制；而從大不列顛，他又繼承了毅力、執着、堅韌等優點。有時候，他會讓那些自認爲了解他的人大吃一驚。他的某些怪癖乖張又明顯來自祖國。

卡洛斯儘管性情有些粗暴，但並不因此而失去一副慷慨大方、極富同情心的心腸。他對所有不幸者都會動情，而且常常禁不住熱淚盈眶。

如果有時候控制不住而做出輕率的行為，或者說出未經慎重考慮的話，他總是首先責備自己、悔恨自己，並不惜一切代價去加以彌補。

爲了別人，他可以做出英勇的自我犧牲。如果說他常常忘記別人的恩惠的話，那是因爲他已習慣於爲別人做出更大的犧牲而從不想得到任何回報——他好像根本就不知道這是自己應有的權利。人們怎麼會爲此而責備他呢？

他勇敢得近乎粗野，隨便得近乎放浪形骸，誠摯得近乎無禮。他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把高尚的品質發揮過了頭。他不懂得也不會把這一切納入爲社會所尊重的那種循規蹈矩的範疇之中。

二十歲的熱血青年，頭腦常常像脫韁的野馬。豁達的本能使那顆心備受折磨，因爲一但激動起來，衝破了別人所能容忍的界綫，那麼動手就是不可避免的。但事過之後，他又會深感懊悔，發現甚至誇大那些由於他的怪癖和失去理智所造成的、有時並非不可彌補的後果。

卡洛斯是這樣一種人：他們總是把自己的主要敵人關在心中加以喂養。

在卡洛斯·懷特斯頓和父親之間，有着親切的、純潔的愛，儘管這種愛在兩人之間都故意加以掩飾，表面上看起來十分冷淡，而且像純粹的英國人那樣深藏不露。兩人極少會面，祇是在日常生活中坐到一起時纔簡單交談幾句。理查德

先生在兒子面前侃侃而談的時候，往往是在家庭晚餐結束，坐在餐桌前細細品嚐最後幾盃葡萄酒的時候。但即使這樣，談話也僅限於簡單的問答，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表示讚同的詞“YES”。他們嘴唇上雖然帶着溫柔的微笑，但這往往並不意味着真正在注意聽對方的談話。

卡洛斯尊重父親、熱愛父親，甚至願爲他做出最大的犧牲，但又常常設法避開他，好像和他在一起就感到很不自在。

他的確感到不自在。

卡洛斯具有這樣一種脾氣，那就是受不了拘束。爲此，他要麼打破這種拘束，要麼就是設法避開它。

如果他不能信馬由韁的胡扯一氣，他就沉默不語。如果他不能像稚氣未脫的孩子那樣縱情地、無緣無故地歡蹦亂跳，他就會感到鬱鬱寡歡。即便給他海闊天空談話的自由，他也會看到他仍然是一本正經。言不由心會使他憂鬱和心情煩躁。

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嚴格的生活習慣、僵硬的行爲原則以及對英國禮儀的尊重對卡洛斯都有影響。對此，他沒有勇氣去反抗，所以纔想方設法躲避他。

他把父親看成是一位嚴厲的、不講情面的、隨時都會判決他的法官。卡洛斯良心上有着青年人常常帶有的某種犯罪感。他不相信自己掩飾的能力，所以祇要有可能，他就儘力逃避這位父親法官的追查。其實理查德·懷特斯頓先生有時並沒有這種意思。

從父親方面來說，也深深地愛着兒子。對稚嫩的年輕人來說，他是夠寬容的，就像當年他希望和需要別人對待自己那樣。天知道他做出了多大的努力纔裝出這副正經的樣子，而

這和他無拘無束的樂天個性又是截然相反的。這些努力往往無法驅散流露在他嘴唇上的微笑。

他認為使卡洛斯永遠保持住男子氣、對輕浮的人以近乎粗野的態度去對待，是父親作為保護人的天然職責。輕浮行為常常成為他嚴厲懲罰人的原因。

冗長的道德說教和宗教的陳詞濫調使他厭惡，也違反英國人乾脆利落的習慣。在這些問題上，無論從他們的國民制度和精神來說，他都喜歡言簡意賅，從不使用轉彎抹角、語義不詳的比喻。

帶有表情的、祇有英國人的喉嚨纔能發出的尖銳、有力的“噢！”，再加上迅速的搖頭和兩三下咋舌的嘖嘖聲是理查德先生不耐煩和不高興的信號。對此，卡洛斯比對其他任何明白無誤的形式都更害怕，因為這可能是父親責備的預示。

這聲要命的“噢”祇要傳入他的耳朵，這一天他就休想無憂無慮地快活起來，在他青年人的晴朗的天空上，立刻會飄來一片烏雲。

於是他發誓改過自新；莊嚴地對自己發誓。但這種誓言轉眼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直至新的類似的場面再次出現。

卡洛斯對姐姐的感情又是一樣。

詹妮是他的天使，是全家的好天使。這位溫順的、善良的仙女的目光能平息暴風、能撥雲見日。

她的微笑可以平息感情的衝突。那雙手是如此柔弱細嫩，但卻多少次把卡洛斯阻擋在深淵面前，給他以扶助！那隻臂膀也許會被人認為纖巧無力，但當弟弟眼看要墮下去的時候，它又是那麼有力地把她拉回到自己身邊。在他失去理智時，從